

早起的鸟儿

程毅飞(陕西)



好几天没去楼顶露台,趁周日闲暇,我早上六点多起来,打算看看种养在上面的花草蔬菜。最近气温变化无常,天气预报说有倒春寒,我有些担心,不知它们能否耐得住这突如其来的严寒。

我走上露台,打开通向露台的铁门,几只鸟儿像小小的精灵一下子闯进我的视线。借着微亮天光仔细一看,是一群麻雀——身材小小的,尾巴长长的,嘴巴尖尖的。我瞄了一眼,大概八九只。它们有的在栏杆上举目张望,有的停在楼顶上唧唧啾啾鸣叫,有的俯身在露台地板专心致志地寻觅着什么,有的则干脆在菜园里啄食墨绿色的菜叶……

我起得算早,它们却比我起得还早,真是一群勤劳的鸟儿。我慢慢走近,想更近距离看看这些早起

的“精灵”。刚挪开步子稍稍靠近,它们就立即躁动不安起来,都纷纷停住动作,抬起头来,边向我张望,边频频转头,互相照应,打着招呼,一副兵临城下的模样。

看到它们机敏紧张的神色,我停住脚步,静静站着,想以此稳定它们的情绪。十几分钟过后,见我并没有伤害它们的意思,它们就各自干起自己的营生来,神情也逐渐恢复常态。再次向它们靠近时,我发现它们不似先前那样紧张,只是微微转过头来向我张望几眼,又埋头干它们觉得有趣的事。

看着这群早起的鸟儿,我忽然想起“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这句话。可是,露台上除了花草蔬菜,就是冰冷的栏杆和地板,哪里来的虫儿呢?它们这么早起来,聚在这个五六十平方米的露台上,难道就为了

给我这意外的惊喜吗?这样想着,我走进露台小屋,看到有半袋吃剩下的大米,随手抓了一把抛撒到露台上。随着米粒“唰”的一声响,鸟儿呼啦啦一窝蜂地从不同方位飞来,落在露台地板上,迫不及待地啄食起来。一个个小脑袋嗒嗒虫一样频频叩击地板,发出轻微的声音。露台上的米粒吃完,它们一个个抬起头来,一边唧唧啾啾向我鸣叫,似乎在对我说,谢谢你,一边迈着轻盈的步子,缓缓向我围拢过来。

虽然已是初春时节,但身处秦岭山中的小城,早晚还是寒气逼人。此时,我站在露台上,清晨的寒气侵袭着我的全身,我的心里却是暖融融的——原来善意是可以相互传递、彼此温暖的。不仅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界也是如此。

春来野蔬亮餐桌

李志红

一冬的沉闷随着春风慢慢地灵动起来。田野刚返绿,绿意遥看近却无时,大自然给予了人类一波又一波的野味。

餐桌上首先呈现的是辣辣菜和荠菜。三五同伴,趁春日正好,带上工具,到大棚温室旁边或者麦地附近,挖上一篮辣辣菜。回到家仔细择洗,用热水一泼,盖上盖子,把肉馅调好,打开盖子,浓重的荠菜味瞬间散发出来,包出来的饺子带着独有的味道,满足了味蕾,慰藉了肠胃,勾起了儿时的记忆。人们笑言:厉害的人烫出来的辣辣菜辣,温柔的人烫的辣辣菜不辣。其实,辣辣菜辣的程度取决于热水的温度和盖盖子焖的时间。

辣辣菜得抢着吃,要不很快就老了。荠菜可吃的时间还长一些,除了把荠菜烫一下,放上肉馅或者鸡蛋包饺子,还可以搅上白面和鸡蛋,在饼铛上摊饼吃。大饼蘸酱和小葱一起裹着吃,也非常爽口开胃。荠菜含有多种营养成分,有降血压、促消化等功效,深受人们青睐。

等辣辣菜和荠菜退出餐桌,香椿和苜蓿就迫不及待地上场了。喜爱香椿的人,把香椿用热水一烫,就可以当零食吃,真是人间美味。不喜欢香椿味道的,也是避之不及。如同榴莲,爱者甚爱,不爱者甚厌。香椿最佳的搭档是鸡蛋,餐桌上的一道清香可口的香椿炒鸡蛋,足以让人们的筷子频频光顾。还可以再精致一些,把香椿裹上鸡蛋和面粉,炸成香椿鱼。香椿鱼的原料中没有鱼,但因其成品的形状像煎炸的熟鱼,故称之为香椿鱼。刚出锅的香椿鱼外皮金黄酥脆,内瓤碧绿鲜嫩,芳香浓郁,色香味俱全。

据传,早在唐朝时期,香椿就已经成为一种食材了。当时,香椿还没有被广泛种植,只能在一些山区野生生长。因此,只有富人才能享用这种美味。如今,只要季节到了,家家的餐桌上都可以摆上一道香椿菜。

苜蓿和葡萄相伴从西域而来,但苜蓿的地位远远不如葡萄。传言苏轼所作

的《艾子杂说》中也提到过一个故事:立春时,村里有位老人给艾子送了一筐苜蓿,说:“刚长的,送你尝尝。”艾子感动地说:“劳烦你还送我,我吃了之后,再给谁吃呢?”老头回答说:“你吃了之后,我就割了喂驴。”苜蓿盘空,当时食用苜蓿的人,基本是当时社会的底层百姓。

而如今,苜蓿却成了餐桌上的广受欢迎的营养菜。苜蓿生命力强,田间地头随处可见。把苜蓿尖割回家,用热水烫后放上调料凉拌,或者裹上白面蒸熟,蘸着调好的小料吃,都很美味。

榆钱和柳芽,主要是蒸成“苦累(音)”或者做榆钱窝头、凉拌柳芽。接下来,还会有灰灰菜、马齿苋、蒲公英、麦蒿等野菜陆续登上餐桌。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的故事就从这一众的野菜开始了。春天吃野菜,不仅是一种享受,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它让我们更加珍惜大自然的恩赐,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乡下的老屋(外三首)

刘哲

梦中辗转到了乡下的老屋
倾斜出角度的栅栏
还有那株脚陷进土里看家的朽木
门的脊柱早已弯曲变形
脸蛋上的厚漆也深裂成了高原红

费劲拽开了门 与尘粒相拥
被蛛网笼罩 无形的恶作剧
令人心生抵触

后园子是童话里高高的谷堆
讲故事的母子还在那里
对着月亮 笑出了月牙

雨巷杂感

这样个雨天 满是风口
无论宽街窄巷
或许 出走不需偕行
只是白头

裹了件皮衣 它勒我勒得紧
雨滴答在身上 它和我都要抖一抖
一把塑料小伞 怪我急不可耐
它说 长成饱满的树冠
还要几年

霓虹在城市待久了 也会了伪装
表面永远光鲜坚定 真实的它
在地上的积水中瑟缩摇晃

母亲叮嘱女儿把伞一低再低
女孩把雨伞尾巴慢慢举过头顶
一把抓住母亲说 我带你飞行

生命的模样

绿植店开在路旁
小老板将植物搬出来享受阳光
他说这一众生灵不是在沐风浴雨
只是在享受他的好心情

好几盆小树纵贯成线 一字排开
精致的箱子里大小有异
或剪或刀
所有植物都长成了老板喜欢的样子

几米外的行道树下
是野蛮簇拥在大理石槽的杂草
一瞬间 我竟不知该可怜谁

大自然的情景剧

燕子是挣脱了天空掌控的断线木偶
僵硬地垂直坠落到湖心
争抢水面上活泼的蝌蚪

空中的蚊蝇飞得断断续续
滋生着人们心中的烦忧
却是游鱼望而不及的珍馐

偶有几尾
身影定格在大爷们的鱼钩上
原来危机 永远潜藏在享受之后

